

自然之子的精神视域与灵魂向度

□肖念涛

个碎片里都有生命的吟哦,以及吟哦得漫不经心却抵达了哲理的高度——不是说教式的晦涩的哲理,而是哲学教科书所无法提供的自然而然的人生领悟。正应验了一句话:作为人学的文学是最高境界的哲学。

想到了纪伯伦,并不是要把刘和平与之比肩,可以肯定的是,刘和平与纪伯伦一样,是彻头彻尾的自然之子。湖南文艺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刘和平散文集《一路风景》,让我嗅出了自然之子的淳朴敦厚却汪洋恣肆的诗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更愿意把《一路风景》当成散文诗来赏读。并不只是鉴于刘和平是以诗人的身份首先步入文坛的。《一路风景》中的很多篇什就是货真价实的诗。比如《玫瑰花上的珍珠》就是典型的诗,或者说散文诗。使我不免想起泰戈尔的系列散文诗《吉檀迦利》《飞鸟集》《新月集》等等。我想,刘和平的这些散文诗肯定受到了泰戈尔以及纪伯伦的熏染。在我看来,泰戈尔与纪伯伦一样,可以说是典型的自然之子。尽管说,泰戈尔的散文诗有着一定的庙堂之气,但丝毫不能遮挡其自然之子的光芒。王国维说过,一切景语皆情语。

《一路风景》是行走的文学作品,又不至于行走的文学作品。行走过程中可能被人忽视的,在刘和平的眼里都得到了珍视,比如《苔藓入诗写人生》。对细微生命的情感关注,是刘和平散文凸显的一个特点。这也许是刘和平永葆平常心的人生态度的彰显。

在对人生一路走来浓情蜜意的叙述描绘中,作诗性的哲思是这部作品的一个特点,比如《美的哲理》《美的距离》《人生絮语》等篇什。在刘和平的精神视域中,哪怕哲理都是美丽生动的,而不是晦涩可怖的。是润物细无声,而不是僵化的填鸭式的。

点燃乡愁,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莫言说过,一切文学都是乡土文学。在我看来,中国再怎么发达,骨子里都是乡土中国。我愿称刘和平的散文是乡愁文学。不管是浪漫如许的《云朵客栈》,还是民族魅惑烙印鲜明的《蛊女》,抑或《苗家婚趣》《湘西匪事》等篇章,不仅是对故乡的勾勒画像,更是乡愁情怀的一览无余。

刘和平的一路风景不止于故乡,超越了故乡,又回到了故乡。《永州怀古》《睡莲一样的周庄》《吴越千秋在太湖》《走过了秦淮河》《文字里的泰山》

等等文章,履痕处处,情思处处,诗意处处,哲思处处,始终飘荡着对故乡的情思。这个故乡,是刘和平的生养地隆回县,是他工作的张家界,甚至是他文学创作上的整个乡土中国。

刘和平也丝毫不回避宏大命题。比如《大爱井冈山》《井冈山》《井冈山三记》《历史的答卷》等文章,红色宏阔主题文学,艺术地表达,节奏铿锵,给其《一路风景》平添了磅礴之气。

一枝一叶总关情,刘和平的《一路风景》既是自然界的风景,更是人生的风景。对岁月的叩问,对灵魂的拷问,无不闪烁着刘和平对真善美不懈追求的点点滴滴。

刘和平的《一路风景》有别于旅游文学,正是在于其深刻的灵魂向度上。他为人质朴,却有一颗火热挚诚的心。看似漫不经心的日常叙事,却无不体现着对美的慷慨赞颂、对真的激情捍卫、对善的留恋忘返。其实,也正是对恶的无情鞭挞。

在长篇散文大行其道的当下,刘和平的《一路风景》中看不到一篇长散文。奉行短散文,是中国悠久的散文传统。从这个角度看,刘和平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中国的传统致以崇高的敬意。

对文学本质与意义的探寻

□朱凤武

毋庸置疑,文学应当是人生的镜子,是真理想的映象。散文集《一路风景》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刘和平在这部作品里以朴实的文字记录了一路行走所看到的风景、所发生的故事、所体会的感动与所获得的哲思,他将故土经验转化为审美体验,将民族地区的诗性精神融入现代性的艺术追求中,集中表现出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故土的吟唱,对历史的抒怀、对生命的感悟。所有这些都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是对文学本质的最好彰显。

“艺术真实是一种本质真实”,刘和平的散文集《一路风景》中显现的第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真实性。作者像孩子一样纯粹、纯真地爱着这个世间的一切,用客观的笔法记录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用绝对的真情礼赞大地、礼赞自然、礼赞生活、礼赞生命。如《遍地月光》《幽幽荷香漫小桥》《桃花几度梦里红》等作品中用月光、荷香桥、桃花等常见的自然意象作为舒展审美想象的客体,表达了身处异乡之人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再如作者对八大公山、金鞭溪、宝峰湖、天门山以及周庄、泰山、新疆、大漠等自然美景的热情讴歌。文中的他以敬畏、谦卑的姿态感激上天的恩赐,构建了自我与自然的平衡关系,达成了天人合一的诗意状态。还如作者表现的对日常生活充满的崇高激情,在《人生这盘棋》通过记叙与一位朋友在街头散步,朋友与街边摆弄棋艺的人下棋,最后败于摆残局者的陷阱,得出人生的思考;在《两只小鹦鹉》中描述的是与女儿一起养鹦鹉过程中的最常见、最琐碎却也最快乐的点点滴滴。作者的描写没有任何的矫饰与浮夸,体现出对世俗执著而任性的爱。尼采认为,如果彻底反对激情,这意味着俯视生命。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种激情,让人得以是其所是。刘和平的散文便以生动具体、真实可感的艺术形象,揭示了生活最本质的特征,显示出了艺术真实。

刘和平的散文集《一路风景》中显现的第二个重要特点便是人性美,这种人性美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善。散文集《一路风景》中在《遥远的故土》里记叙了小伙子田新柱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带村里人发展产业,早日摆脱贫穷的事迹;记叙了教师刘志成在山村小学几十年来不求回报的坚守;记叙了慧玲瘦的勤劳与乐观都真实地展现了人性的善良之美,提升了文章的思想意蕴。更难能可贵的是,刘和平还在散文中为读者留下无限的“填空”和“对话”的可能空间,这种空间可以是对情节的想象,也可以是读者在文中所获取的一定教化感染,而且这种教化感染是在阅读的过程中自由自觉地获得的。这种创作与巴特认为文学写作具有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中的“可写性”文本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强调了读者的重要性。《红军里的后人们》便很好做到了这点,作者通过描写一代代红军的英勇无畏,奋不顾身的美好品德,激起了无数读者的共鸣。罗素说:“善良的本质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刘和平笔下的“善”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走进了一个又一个读者心中,这也是文学本质的力量的生动体现。

散文集《一路风景》中的第三个重要特点是用语言之美呈现思想之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刘和平在散文中没有故意使用华丽的辞藻,而是选择了贴近生活、没有铅华的质朴语言。然而文章的思想内蕴却并没有因此而削弱,反而更耐人寻味。在《人生是一部书》《人生这盘棋》《苦乐年华》《美的哲理》等作品中作者都用质朴自然的语言体现出了他对自由、生命、爱的理解。比如《人生败笔》中对人的主体性如何确证的思考;《人生本是一个过程》中对“往何处去”、“人何以可能”的感悟等等都充满着哲学的意味。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他觉得“真正令人感到神秘的不是世界怎样存在,而是世界感然存在。”散文也是如此,散文不能仅仅停留在事情的叙述、情感的表达上,还应该是在表达情感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与探寻。作者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构建着跌宕的内里乾坤,看似简单的语言中透露着厚重的思考,这让文章的价值及艺术魅力得到更深的拓展。

塞万提斯曾在谈到什么样的作品最好时强调,像“镜子”一样真实地反映生活的作品最好,能够为人生提供“镜鉴”作用的作品最好。在《一路风景》这部作品中,刘和平回望岁月、扎根土地,充分吸纳汉语散文典雅与精致的特质,形成了明朗而干净的抒情风格。在文章的精神旨意上,又以现代意识反思历史,形成了圆润、丰盈的美学张力。

多彩多姿的风景与哲思

□唐明

2019年1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作家刘和平的第13部文学专著散文集《一路风景》。作为该书责任编辑,我有话可说。有人一看书名以为这是一本游记散文集,那就大错特错,尽管书中有一些游记散文的篇章,但只有极少量的篇幅。刘和平是湖南省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他创作的作品涉及到文学的多种体裁,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等都有。他与我说过,这都是工作逼出来的,他在报社工作多年,其中担任副刊部主任与报社副总编辑最长,还曾是全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理事,文学的每一种体裁都得掌握。后来他调任张家界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岗位,又学会了写政论文。一句话:工作逼他成为一个“多面手”。他的作品可说佳作频出,如入选九年义务教育中学语文教材的作品《奇山异水张家界》就是其一。

刘和平是湖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在已出版的13部文学著作中,就有散文作品集《张家界情话》《一路风景》等五部。《一路风景》原名《遥远的故乡》,该集所收作品是作者长期以来,倾情关注故土、胸怀祖国、聚焦抒写自然与社会的一些广义的故土与风景(人生风景)的精品佳作。其中,既有对故土

的吟唱,亦有对祖国大地的放歌;既有自然风光的抒写,亦有历史人文的抒怀;既有自然哲理的思辨,亦有人生风景哲理的表达;甚至有许多篇章是对精准扶贫事业的讴歌。正如评论家刘强所说:作者以一种“出世”的精神在认真做一种“入世”的事业。作者的行文没有丝毫的矫情,以真情实感抒写着自然、社会、人生、历史中那些触动心灵的瞬间。恰如评论家龙长吟所说:“刘和平写散文的根本法则是摄取细碎而有意蕴的事象或具象,牵着读者进入或敏感或愚钝的心灵,借助感情的共鸣与理性的放飞,导向那种虽窄犹阔、虽小实大、虽近却远的境界。”同时,其作品也极具哲学意蕴和思辨色彩,抒写极富情韵。作者在作品语言的表达上,有他一贯的风格,不追求语言华美和词藻的堆砌,朴实无华的叙述让你体味到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在与清新。故而在读完全部作品以后,既会体味到自然风光的多彩,也会领略到历史人文风光的多姿,亦会感悟到人生风景的哲理。唯有一点遗憾的是:文中部分的“您评我议”似乎给人一种体例上不一致的感觉。然而,当读完全文,或许又有一种全新的感受。



刘和平散文集《一路风景》评论

诗化散文的文学意蕴

□袁启君

文学意蕴是指文学图像以及文学语言当中所蕴含的思维和哲理以及精神等一系列内容。由于文学形象具有指向性与包孕性,使得文学意蕴内部形成多层次的丰富意蕴组合系统,即审美意蕴层、历史意蕴层、哲学意蕴层。上述三者许多优秀文学作品中相互渗透,并不断丰富着作品的文学意蕴。刘和平所作《一路风景》将亲身行吟的感悟化为文学形态,用文学语言将作品内容从审美意蕴层外化,依托历史现实的展现进而升华到哲学意蕴层,此种艺术处理无疑将读者拉进《一路风景》的世界,并步步引导读者认识、再思考作品内容以挖掘文学深层内涵。

诗化散文的审美意蕴。文学作品的审美意蕴层是作品所内含对审美形象的情感倾向和情感评价。这种情感倾向与评价利用文学语言的文学性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或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以刺激读者产生美的体验。《一路风景》作为一本散文集,其文学语言是诗意的流露,是艺术化的产物。《人生是一部书》《大漠烟尘中的琥珀》《红树林,绿云般的红树林》这些是《一路风景》中内容的篇题,从这些标题中不难看出有诗的象征特色:将人生比作书,琥珀象征敦煌景色等等,这是一种将抽象化的本体加以形象性的说明,可以看出经过这样转化后的文学语言其美学意蕴大大加深。此外,作品中的描述更是“美不胜收”。以《红树林,绿云般的红树林》为例:“绿色的树枝就像向苍天求救的手,紧紧拥抱着阳光也低抵着风雨的摧残。”这是刘和平笔下的红树林,让我们看到红树林顽强生命力的体现,这是生命之大美,是令读者震撼的美,而这种美在刘和平的笔下用有力不拖沓的语言呈现,毋

容置疑,是富有感染力的展现。行吟再现社会历史。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历史意蕴是指文学作品对某一历史时期的一些社会生活现象、风貌及其规律性、本质性的东西的暗示。刘和平的《一路风景》是以其亲身所感亦或尊重历史记述而成,此作品扎根社会现实的土壤,围绕真人真事层层展开。如《一路风景原是遥远的故土》中,他将叙事背景引接真实乡村,围绕“精准扶贫”展开故事,用极富风土气息的语言,刻画为教育事业的奉献终生的刘老师、勤劳朴实的农

妇慧玲瘦以及千百个奋斗不已的红军后人形象,这些形象不是完全书面化的呈现,因为现实生活的衬托而富有生机。此外,刘和平尊重历史。《贬谪人生》中以“柳宗元的一生”为线索展开,对待这位被贬谪的大家,以一种不偏不倚的口吻来记述他由贬谪途中的困顿转变到接受并直至洒脱的境界,让我们从其笔下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柳宗元——不再是其他党派眼中的存在,而是在寄情山水之间的潇洒人生。

平凡人事的生活哲思。文艺理论家侯加登认为:在文学作品中作家通过文学语言、文学图像实际地展现出他所把握的既客观又精神的东西。这既客观又精神的东西实际就是作品中真理性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只有它的哲学意蕴在具备审美感染力的同时又具有客观真理。许多文学作品不难做到审美意蕴兼具社会历史,但要上升至哲学层面就比较困难,因此这类文学作品也难以上升到一种文学高度。刘和平在《一路风景》中虽摘取大多平凡人事,但处处“别有洞天”。《美的哲理》一篇中以寓言“珍珠鸟与老蚌比美”揭示“大美无言”的美学理念;《人生本是一个过程》中“地里的种子在它自己腐朽的外壳中萌芽,如果你要新生只能通过彻底否定腐朽的自我”这句话暗含着“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的哲理等等。作品内的感性形象往往承载着刘和平理性的慎思,而这种慎思令作品充盈着哲理。

所谓文学意蕴是无限的表达,是能超过文学图像和文学语言边界的。刘和平的《一路风景》从诗化散文入手,依托社会现实突出人生哲理。他将审美、历史现实与哲学意味有机整合,这样的融合不断丰富作品的文学意蕴,令作品形成深远的言外之意。

散文创作的诗意抒写

□罗建辉

海德格尔说过:“人生的本质是诗意的,人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人安静地生活,哪怕是听着风声,也能感到诗意的存在。人理当诗意地栖居”。通读刘和平的散文集《一路风景》,我发现刘和平就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他的散文创作最大的特点就是诗意抒写,这使他的散文创作独具魅力。刘和平曾说,“是的,我是靠写诗入门的,但文学的每一种体裁我都涉猎,这是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与逼迫……因此,我还谈不上成功转型,只是在各种体裁写作的过程中趋于成熟起来,这个过程还会很长”。

细读全书,惊喜地发现该书不是“新瓶装旧酒”的文字游戏,而是收录了刘和平最新原创的散文佳作,字字珠玑,掷地有声。刘和平的一路风景写满了人生思考,也写出了人生哲理;他的一路风景写下生命的辉煌,唱响岁月如歌;他的一路风景写世事变迁、写着爱的立方;他的一路风景奇山异水、写满游子乡愁……

刘和平任张家界市文联主席,多年来,他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与他长期的接触中,我领悟到他成功背后更为深刻的原因,就是对生命之正气的执著追求与精神家园的坚定守护。在工作岗位上,刘和平如潜龙腾渊,迸发出了极大的热情。在创作中,工作与生活的散金碎玉被他用诗意的笔触打磨得闪闪发亮。从工作与生活的积累返回文字,用浪漫主义的追求向往生活,用现实主义的生存哲理适应生

活,是刘和平整合自我人格的一种灵性的方式。他执著地扑向散文创作的园地,记录下人生路上的一路风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对散文创作的忘情投入就像倦游的孩子投进母亲的怀抱,亦如恋土的异客重返故乡的春风,刘和平总是那样乐兴、尽情、尽意。正如他在散文《淌过大地生命河》中感慨:“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山里的孩子,一个迂回奔走唱着清亮亮童谣的山孩子。那时,父亲便告诉我:‘孩子,你的名字江河,你不要做永远的小溪。山的外面有丘陵和平原,遥远的地方是大海,大海才是你的归宿啊……’”是的,在散文创作的路途上,刘和平一路风景走过来,他的目标不是汇入湖泊小溪,而是奔流向海不复还。

刘和平曾对我说:“在这个物质的社会,你还有心研究文学、搞评论,作为你的兄长、老朋友,我感到很欣慰,也觉得有点悲壮……”我想,刘和平这番言论不仅仅是说我,其实也是说他自己。刘和平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在艺术探索的过程中,我遇到的主要困扰是吃饭问题。困扰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时间。要搞好工作,就势必影响工作。为了工作、写作两不误,唯一的办法就是挤时间。市委门卫感到奇怪,问我为什么经常加班?我还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们”。从这一段心声里我们可以看出刘和平对散文创作以及对文学的热爱与执著,这也就是他在繁杂工作

之余一直能坚守在散文创作园地的驱动力之一。作为一个管理着十几个协会的负责人,与众多各具禀赋的文艺家打交道,没有几把刷子是镇不住台面的。一个成功的经世者,大智是必须的,大俗有时是不可免的,但他能够平衡,能够抗拒各种诱惑,从而雅静地感悟生命、解读生命,这两种人格倾向之所以能够整合在一个圆融的精神主体中,无疑是因为他能够恬淡自如地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守护滋润心田的生命之正气。只有真正的智者才会像沈从文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灵魂必须以诗意的姿态,回到我们生命清纯的源头”。刘和平显然是这样的智者,所以他人的人生之旅总是洁净化向上的,不断收获着成功的喜悦,而他的散文创作亦如他的生命之树一样常青,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正如刘和平在辑入该书的《生命的辉煌》一文中所说:“生命的辉煌与伟大,不在于它所处的时间空间的长短和宽广,而在于它留给时间和空间的美的力量。这是无数人生已给予证明的哲理……”